**被压迫者的宣言**

(第二版)

朝阳共产主义联盟

**声明**

**本书及其网络附属内容的默认语境均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何政治意义或暗示。对于过度解读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编者、印刷者、传播者均不为此负责。**

在当今的社会，生产力已高度发达，成片的机器进行着大规模生产，机械化早已遍布各行各业，粮食、衣服、汽车......在资本与技术的循环下，琳琅满目的商品堆积如山。

即便当今的物质相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充裕和丰沛，然而，为什么我们反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艰辛？为什么我们仍然奔波终日？为什么我们仍然深陷极端竞争的泥潭之中？为什么我们为了安身之所要付出一生？为什么我们的一生都被艰难谋生套牢了？

残酷的现实迫使我们思考三个问题。

当今社会还有压迫么?

当今社会还有剥削么?

当今社会还有“人吃人”么?

在这个国家,超6亿人收入不足1000,超2亿人收入不足800,超3000万人找不到工作。

这是一个电子厂工人要一天工作23小时的时代。

这是一个普通人买不起房的时代。

这是一个六十岁农民工吃的廉价早餐都要涨价的时代 。

这是一个3%的人坐拥97%财富的时代。

这个时代有着最大的蛋糕，也有着最烂的分配者。

农田里劳作的是劳动者，工厂里工作的是劳动者，科研创新的是劳动者，教书育人的是劳动者。劳动者维系了这个文明，劳动者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劳动者创造了那喷薄而出的商品与财富，劳动者创造了一切。

反观那些老板，或者说资产阶级，他们不劳而获，连管理工作都可以雇人完成。他们什么也没做，却花着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吃着劳动者制作的美食，住着劳动者建造的豪宅。他们不过是吸血虫。

所以，造就这一切的是分配不均，是少数人对其他人的剥削。

可是，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怎么会被资产阶级夺走？

因为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本就不平等。生产资料和就业岗位是被资产阶级垄断的，辞退员工，资产阶级还有大把的劳动力可供选择，而劳动者只能独自面对失业的压力。自己的生计不允许无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就这样进了资产阶级的腰包。

同时，无产阶级的内部也不是团结的，员工想要保住自己的收入，而失业者想要取代员工获得就业岗位。大家都不想被淘汰，都拼了命地向资产阶级展示自我价值。自己的生计不允许无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的生命就这样被资产阶级榨干。

可我们为了竞争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又去了哪？去了资产阶级的腰包。胜者拿到骨头碎渣，败者一无所有，但他们都创造了远比这多的价值。内卷的结果，只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所谓竞争就是剥削的遮羞布，是压榨地一种表现。无论时代如何发展，个人如何努力，都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可以得利。

我们不需要竞争，争来争去都只有那几块钱！我们需要的不是内卷，而是按劳分配，这样才有真正的积极性与动力!劳动本身既有价值，竞争改变不了我们创造了什么。可到头来，那群小贵族还要为内卷作辩护，反咬一口为他们争取权利、机会与公平的人，显摆自己跪舔资产阶级得来的骨头，彰显自己高级奴隶的优越感。

就这样，凭借着资产阶级的垄断，无产阶级的竞争，我们的一生被榨干了，我们的时间沦为了他人的商品，沦为了多余的过剩的堆叠的物质的牺牲品，沦为了那些“更高贵的意志与灵魂”的陪衬。

我们一醒来就必须为他们而奋斗，直到睡下；我们一生下来就必须为他们而奋斗，直到死去。奴隶主用鞭子指着我们为他干活，资产阶级用生活吊着我们为他奋斗。我们看似有得选，但生计让我们没得选。

这是一条通向虚无的道路，资产阶级所谓虚伪而又形式的自由早已烟消云散了。

为了维系自己的占有与统治，资产阶级就有建立国家政权的需要。资产阶级掌握了整个社会几乎全部的产业，资产阶级掌握了几乎所有媒体报刊，他们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的命脉，他们可以组织暴乱、煽动舆论，颠覆任何一个不忠于他们的政权。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就一定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

（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即便一些官员和警察仍心存良知，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上级已然溃烂）

资产阶级声称，他们代表的是民主。那么请问，希特勒，这个屠杀数千万人的屠夫，把德国葬身火海的屠夫，怎么会被议会“民主”地选出？当一切质疑、批判与反对希特勒的观点和消息都被从媒体上删去，只有赞美、支持和胜利。梅福券[注1]的持有者们在报纸上宣称，全德国都在追随希特勒！全世界都在仰慕法西斯！直到柏林在战火中毁灭，被蒙住眼的人民才知道自己把选票投给了一个恶魔。

（希特勒宣称自己会让德意志崛起，会让德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然后转手就将800万青壮年扔到了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中；希特勒宣称犹太人是导致德国人苦难的原因，然而战争后期，希特勒却再次制造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

他们说:“离开了国家你什么都不是”“不要总向国家提要求，先想想为国家贡献了什么”然而，民族国家来源于什么？财富、人口与军队，都来自无产阶级。可最终，国家权力成为了资产阶级维系统治的工具。个人固然无理索要私利，但是无产阶级可以，就像资产阶级曾经做过也正在做的那样。

工人阶级没有国家。对资产阶级而言，无产阶级是牲口，是不分国籍奴役的牲口。一个英国人并不会因为自己是英国公民而不受到英国资本家的剥削，也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国籍而免受兵役。同样，一个英国人并不会因为自己是英国公民而得到资产阶级财产的一部分，也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国籍而从殖民侵略中分得一杯羹。

很多人会向工人高呼，要爱国，但我们所爱的、所忠诚的，到底是统治阶级还是人民？民族资产阶级，就不是资本家了？就不吸血了？我们所做的到底是有利于统治阶层还是人民，搞清楚这一点，他们才不能以信仰与奉献利用我们。

国家是资产阶级利益集团间垒起的政治堡垒，民族是他们掘出的意识形态护城河。资产阶级接着国家与民族，互相打压，互相排挤，争夺利益，巩固自己的剥削事业。

但如今，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超越民族联合起来，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生活得更加幸福，创造更辉煌的文明，民族不应当成为无产阶级联合的绊脚石。

就像恩格斯说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只要阶级压迫仍然存在，民族压迫就不会消失；只有阶级压迫彻底消失，民族间才有真正的互相尊重、和谐共处。穷人应当团结起来反抗剥削，而不是在剥削者的煽动下内讧。

他们说：“你们划分阶级，仇视富人，是狭隘且偏激的！”可是，如果我们反抗资产阶级是偏激的，那么资产阶级剥削我们难道就不偏激了么？

他们仇视阶级斗争，将阶级斗争与暴力恐怖相挂钩。既然无产阶级要求权利是暴乱，难道资产阶级压榨工人就不是暴乱了么?既然资产阶级压榨工人是被允许的，为什么无产阶级要求解放就不被允许了？可以看出，那群寻求“调节和平”的人本质上是两面派。

他们声称，要创造一个超越阶级的社会，超越阶级的民主。然而，民族是一种身份认同，阶级却是一种利益集团，资产阶级希望下调工资，无产阶级希望提高工资，两者根本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所谓超越阶级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他们声称，要“通过征富人税，发社会福利，通过渐进且温和”的方式“解决穷人的问题”。然而，富人也不是傻子，一旦触及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也会策反，也会政变。这种渐进改革，要么是虚伪且形式的，要么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解决不了穷人被盘剥的根本问题。

他们说，资产阶级也并非十恶不赦，资产阶级也会做慈善、做公益；资本主义的国家，有的也和平稳定。我不否认，他们所做的有些事确实是好的、有益的、善良的，但这改变不了资产阶级是剥削者，他们在压榨工人，强盗在拿抢来的钱做慈善。他们所救济的个人，难道有他们所压迫的大众多么？资产阶级对社会弊大于利。

那为何西方会有所谓“高福利国家”呢？这样的高福利是有代价的。他们把资本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剥削穷苦国家的人民，又像雇佣军队一样收买人民做新殖民体系的卫道士。然而，一旦本国资本无法剥削外国，他们变回回到国内求利益，转移走的社会矛盾又回来了，这时，为了压低用工成本，相比于高成本的社会福利，暴力镇压变更经济实惠了。

就像克鲁泡特金所说:“假若‘秩序恢复了’，社会民主党便要绞杀无政府主义者了；费边派[注2]也要杀戮社会民主党人了，再等到费边派被反动派杀戮的时候，革命便归于消灭了”民族可以和平，但阶级不可调和，因为这是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文明固然是以爱为基石的，但爱豺狼，豺狼只会咬死你，你可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会可怜你。只有消灭剥削阶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但并没有屠杀他们的必要。我们不能纯粹靠感情行事，而要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生存。屠杀资产阶级并不会有什么好处，相反，会有纠纷暴乱和冤假错案）

无论是将共产主义作为宗教还是将反共思想作为宗教都是不正确的，带有偏见的独立思考是虚伪的。

所以，问题的根本，除了谁制造了苦难，还有如何消除苦难。

那么，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可以存在么？

资产阶级说，弱肉强食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弱者活该被欺负。可是，弱者离了强者难道就生存不下去了？假使有一天，所谓“富人”“智者”“强者”全部从地球上消失，那么剩下的“穷人”“弱者”“没文化的屌丝”难道会饿死？相反，没了寄生虫，他们会自食其力，活得更加幸福，创造更加璀璨的文明。谁规定了弱者活该被欺负？大概就是那些所谓的“强者”。

资产阶级说，无产阶级没有文化，缺乏认知，活该被欺负。但，所谓“认知”从何而来？资产阶级之所以有所谓认知，是因为他们生下来聪明一点么？不，是他们剥削来的财富购买了认知。无产阶级被蒙蔽不是他们的问题，相反，是资产阶级的问题。

资产阶级说，我们的第一桶金也是勤劳赚取的！可是，勤劳赚来第一桶金就可以不劳而获了么？就可以骑在别人头上么？而且，穷人再怎么勤恳，也斗不过那些赢在起跑线上的地主、官僚与殖民者，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在拿破仑战争中投机倒把，但穷人呢？他们仍疲于奔命。

资产阶级说，人性的贪婪决定了这个世界就一定是极度不公的。人性的本质固然是逐利，但是不同阶级的利益不同，人性所向也必然不同。那么，他们说的人性是那种人性？无产阶级希望没有剥削，希望没有吸血虫，希望工资多一点，这难道不是无产阶级的逐利么？无产阶级应当深知，资产阶级已经先入为主抢占了资本主义中的最高层，如果剥削社会与阶级社会延续或再度出现，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是剥削者和社会精英，都不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这是不因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所以，相反，谁的心里最崇尚剥削？最崇尚不公？是那些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说，苏联、朝鲜和各种国有化的尝试已经表明，无产阶级尝试自立只会引发官僚专制的恐怖、僵化、腐败和恐怖。他们说：“看吧，这就是你们脱离我们的下场，只有市场化与私有化，或者说是被剥削，才是你们唯一的归宿！”可是，国有制真的是公有制么？即便国有制就是公有制，在“市场化”与“私有化”的企业与社会中，就没有钱权交易吗？就没有人浮于事吗？就没有造假迫害吗？看得出来，官僚的所有制也是一种少数人的私有制，官僚所有制不可能解放无产阶级！

这样不难看出，那些一味强调无产阶级不能自立的人是何居心了。

他们声称，资产阶级已经一劳永逸地被打倒！现在我们仅仅需要发展经济。可是，实际上呢？资产阶级仍然在，他们仍在用房价，用加班，用内卷压榨着人民。堕落的“革命者”恰好成为了新的资产阶级。

（空谈姓资姓社的人和认为姓资姓社不重要的人，实质上并不懂资本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对穷人的意义是什么）

他们认为，只要生产力够高，财富够多，就能稀释阶级矛盾，让资本主义自己变成共产主义。所以，他们认为阶级斗争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害。但他们从不考虑，资产阶级的胃口是无穷大的，无论多少财富，都填不满他们的欲望。

为什么先富带动不了后富？因为资产阶级的儿子，资产阶级的孙子，他们孙子的孙子，也想富。蛋糕做的再大，有剥削在，无产阶级永远只能吃残羹剩饭。

他们的理论经不起推敲！

他们说，要有多种所有制！那么，多种所有制又是哪些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官僚的所有制？他们说，要有多种分配方式！那么，多种分配方式又是哪些分配方式？剥削的分配方式？压榨的分配方式？

他们说，我们让GDP翻了几倍！可是，这其中物价房价又涨了多少倍？多通胀一倍的货币是GDP翻倍最简单的方式！他们说，我们让人们过上了好生活！可是，无产阶级一天要工作多久又有多少积蓄？劳动人民用血汗积起的金山却被他们说成市场大手的功劳。

他们的说辞经不起推敲！

他们迷信市场，迷信资本，幻想着市场的大手能带来共产主义。他们宁愿相信资产阶级，寻求与资产阶级合作，也不愿意相信无产阶级能够自立，探索没有官僚的无产阶级自立的可能性。

他们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不可能自立”“无产阶级自立只会带来动乱”的陈词滥调。与其说是不能，不若说是他们不愿相信，从合作社经济到开源社区，这一切都证明了无产阶级自立与共产主义的可行性！真正的创造者无需自卑！

他们的逻辑经不起推敲！

所以说，这些修正主义者[注3]，这些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注4]（特别是越南），与其说是中肯与温和，不若说是骑墙与投机，与其说是“特色”，不若说是背叛。他们是比资产阶级更反动的人。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的压迫与欺诈，但遗憾的是，那些跨国资本似乎是不可战胜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是无法撼动的，历史上那么多光辉的尝试，最终都折戟沉沙，资本主义真的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么？无产阶级真的就无法被解放么？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不少人对资本主义所谓的成功之路深信不疑。他们幻想着脱离劳动者，加入剥削者，并以此为光荣，以此为骄傲，以此为毕生追求。但他们几时想过，资产阶级怎么可能让你成为他们？资产阶级怎么可能接纳你？把你打回穷苦大众对资产阶级而言是最有利且最简单的方法。你拿什么来竞争？榨干你的24小时，也无法与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相抗争。遗憾的是，仍有不少人依赖着吸食“卷就能成功”的精神鸦片而活。

阶级不可跨越，但可以打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资本主义必然会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少数人依赖多数人而活，而多数人却压根不需要依赖少数人。即便是最消极的怠工，也会给剥削者沉痛一击。无产阶级的骨头是砍不光的，因为资产阶级自身都离不开吸血。

人口、财富、商品，这些都来自于无产阶级，就连镇压无产阶级，靠的都是被收买的无产者。一旦无产阶级团结了起来，资产阶级就成了手无寸铁的人了，而且，资产阶级的压迫还在使无产阶级不断团结。

资本主义自身就是矛盾重重的。人类社会的利益本来是一碗水端平的，但某些人撕裂开来争，只会把碗打翻。剥削喂饱了资产阶级，却降低了工人的收入，减少了他们的消费，减少了商品的市场，导致了经济衰退。

资产阶级让穷人都去送外卖，但这样一来，层层盘剥后，又有谁点的起外卖？资产阶级让穷人都去刷盘子，但这样一来，层层盘剥后，又有谁吃得起饭店？资产阶级用人工智能赶走了工人，但这样一来，又有谁买得起他们的商品？他们只能摧毁多余的无用的产能。

一碗水端不平，势必就要洒掉，资本主义已经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上，就势必会灭亡。

世界上可以没有资本家，但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没了资本家，我们不会饿死，相反，我们会活得更好。

在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社会中，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最终只会两极分化，变成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

怎么办？那就必须把剥削消灭掉，让无产阶级共同掌握生产资料，共同进行生产。生产资料是所有人的，每个人对它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它是被人民民主管理的，不是任何个人或小集体的，任何个人与小集体都不能排他性地行使分配权与收益权。

私有财产不能被完全消灭，这是损害无产阶级利益且与公有制初衷相悖的，但生产资料必须是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不能是分散给个人的或小集体的，否则这样只会重新走上资本主义的老路。

这意味着，生活消费品，即产品，是个人的；而生产资料，即资本，是社会的。

那么，这会不会让少数人私吞公共财产呢？这种公有不会变成少数人的集权么？尽管谁掌握了分配权谁就掌握了所有权，但其他人也不是傻子！任何人试图以任何形式私吞公有资产都触动了其他人的利益，势必遭到其他所有人共同的抵制与阻挠。换言之，无产阶级可以一纸诉状将私吞者告上法庭，就像审判强盗那样。

虽然，在官僚与资产阶级的社会中，法庭和警察是给剥削者撑腰的，但这样的国家机器不久就会消亡。当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和官僚时，他们的国家机器与暴力机关，失去了背后的支持，就会像无源之水，无土之木，在历史的长河中腐朽消亡。

那么，怎么实现高效的全民所有呢？我们不可能让世界人民聚在一起开会，但我们可以收集需求集中决策。将需求自下而上统计出来，然后在逐级将物资与资金分配下来。将生产总值的一半用于工资，即供给私人，另一半用于发展，即供给公共。

通过合同明确任务，实行按劳分配。而具体的生产管理，就有工人自己作主，有调查权的人才有管理权，才不会乱指挥。按劳分配解决了产能过剩，有组织的统一发展又避免了经济危机，公有制将是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自动化完全普及，无产阶级将迎来一个每月工作三小时的时代，每个人按照个人兴趣工作，全面发展自我，物资按需供给，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在这时会实现。

货币在社会主义一开始是必要的，在物质并未高度充裕时，它能衡量物资与按劳分配。但此时，货币已失去了意义，国家机器也将行将就木，消解成一个管理生产与维护秩序的公共机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就是共产主义。

很多人会质疑，每个人按兴趣工作，这怎么可能？这样的社会如何延续？在当下，社会中就存在广泛的志愿团体，但是让他们挑起整个社会生产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任务过于艰巨，超过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另一方面，这样的无偿劳动显然是不公平的。

然而，当生产力足够丰裕时呢？当人工智能出现在各行各业时呢？当人们只需要每月工作几小时是呢？人们要做的工作就会相当轻松，甚至就像一种消遣，就像一种兴趣。这时，全民基本收入所激发的志愿热情将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很多人会质疑，按需供给，这怎么可能？这样的社会如何延续？但，按需供给，是按需求分配，而非欲望，需求是欲望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没有人希望自己或人类朝着享乐与浪费的极端发展，这是一种堕落和退步。人用理性战胜了自然，却成为了欲望的奴隶，丧失了主宰自我的权利，被欲望牵着鼻子走，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然而，这种分配是否会公平？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消灭资产阶级与官僚后，无产阶级将实现对政权的专政。任何一种试图私吞公有财产的行为都会遭到人民的阻挠，剥削者将不再会有保护伞。

无论是事实还是理论，都已经证实了，多数人的解放必须也必将实现，资产阶级已经日薄西山，而无产阶级还有光辉的未来。

无论是底层工人、上层白领、在校学生还是失业者，都应该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最终都是无产者。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暂时如何，我们最终都离不开无产者，都只能是无产者。

既然如此，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拯救我们自己？现实如此，就算我们知道了一切，似乎什么也做不了。

时代的发展已经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推向了最高点，一个无法缓和的最高点，一个不可回避的最高点，一个不可改良的最高点。大面积的失业，极端的内卷，居高不下的房价，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未来更是这样。

无论资产阶级将这一切解释成什么样，解释成民族复兴大业的坎坷，解释成经济不景气的阵痛，解释成贸易与雇佣的自由缺乏，都解决不了问题。资本主义已时日无多！

富裕地区的小贵族仍尚且可以说，我还过得下去。但，他们去过内陆那些“平庸”的地方么?他们体会过没有未来的绝望么？他们为狭小的房子与高额的生活成本奔波过么？他们尚且可以说“还过得下去”，但这之后就未必了。

我们很不幸，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公与压迫的时代，我们有生之年都很难看到那个社会；我们很幸运，肩负了一代人的希望与使命，我们的后代能看到我们的光辉。

我们并非沉沦与逃避，正因为我们有勇气，我们才会反抗，正因为我们有理想，我们才会要求公平、机会与权利。

我们有两个选择，继续为旧社会进行着无谓地挣扎，或者，向着解放前进；我们又只有一个选择，死亡，或者，浴火重生。

剥削，压榨，已跃然纸上，已贴到我们脸上，我们怎能继续心甘情愿地为资产阶级编谎言，为剥削者作辩护！我们不能再麻木不仁了。

决裂吧！和那剥削者的美德决裂，和那吃人的思想决裂，和那消极的幻想决裂！

曾经，我们的前辈用血肉顶起了这个世界，但一群蛀虫侵蚀了那得之不易的自由，但，这又如何？那一代人离开了，还有这一代人，悲伤的故事结束了，还有刺骨的压迫，还有英勇地抗争！

他们可以，难道我们就不能再来一次么？

历史，要么停滞不前，要么继续向前，资本主义已穷途末路！

他们还在为这栋风雨飘摇的破房子编者谎言，想骗我们下跪。然而，我们已经奴颜媚态，低头屈膝了那么久，我们的脑子可以糊涂，但神经的痛苦不可麻木！

他们想把先烈与革命变成无害的神像，把阶级矛盾与剥削变成小贵族茶谈饭后的玩笑。一个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的人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愿寻求解放，那你永远无法真正被解放。如果我们连思想都随波逐流，被他人左右，那我们谈何解放？只有羽翼丰满，笼中之鸟才能振翅高飞。

他们想把我们变成一群空有愤怒，却又自我麻木的新左愤青。我们已经看到了你们的无耻，看到了你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再退缩了，我们不会再自我麻木了，因为我们已无路可退。我们已没有什么可以麻痹。

团结吧！无产阶级，团结将砸烂剥削的锁链，换取我们生存的权利。

革命，是一场“暴乱”，是一个阶级用暴力摧毁另一个阶级。我们要摧毁资产阶级的剥削性与阶级性的财产，摧毁他们的专政，摧毁他们的全球秩序。

我们能不能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么？能不能搞选举，征富人税呢？很明显，资产阶级不是傻子，他们已然掌握了国家机器，就算我们能选举成功，那又如何？他们可以指使警察逮捕共产主义者，指使军队政变摧毁社会主义。只有掌握了真正自己的枪杆子与政权，无产阶级才可能胜利。

资本主义如此强大，以致于摧毁它一定需要牺牲。资产阶级说，省省吧！别想着达到我们了，先可怜可怜你们自己吧。是啊，我们从来都不是拯救别人，而是拯救我们，拯救自己。人生的决定权固然在你的手中，但资本主义是一条吃人的道路，难道我们就不能为了共同的未来而奋斗么？

我们可以为了生存，和这个社会暂时妥协，但撤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撤退，是坚持抗争的一种战术。不要忘了，我们不可能成为他们，我们只能是无产阶级，只能是光荣的无产阶级。

何以团结人民？何以发动群众？暗夜之中总是需要火炬的，只有每个人高举火炬，去照亮他人，历史的星空中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光辉。

何以团结人民？何以发动群众？就在实践之中。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不能指望胜利从天而降，我们不能盼望神话里的救世主。走向群众吧！即便我们力量微薄，但我们能唤醒一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立群众的小组，建立反资反帝的统一战线，为那一天的到来尽己所能的做些什么。

不要说我们力量微薄，我们遍及五湖四海。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全天下的主人。不要害怕力不从心，正因为无产阶级尚未团结，所以我们更应当努力。

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问压迫还在不在！ 不要问该不该战斗？先问问孩子们在不在哭泣！ 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问黑暗在不在！ 不要问反抗有没有意义？反抗本身就是意义！我们只是拯救自己。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历史证明，没有攻无不克的堡垒。无论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多么强大，真理终将获胜。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待到资本主义最脆弱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政权将破土而出。

胜利的曙光已出现在地平线上，未来属于无产阶级，究竟是南柯一梦，还是远方将来，取决于今日之如朝阳般你我：

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文批注===

[注1]梅福券：二战时期，纳粹德国为筹集战争经费所发放的债券，他的持有者以资产阶级银行家为主，主要通过掠夺被占领国家的财富偿还，它使德国在战争前期突飞猛进，也为德国后期的经济崩溃埋下伏笔。

[注2]费边派：英国社会主义流派，主张通过游说政客和收富人税，消灭贫富分化，实现渐进改良，其信徒以小资产阶级学者居多，

[注3]修正主义：始于第二国际考茨基与伯恩施坦的伪社会主义论调，反对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共产主义会从资本主义中“长出来”。

[注4]特色社会主义：在越南、朝鲜等被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伪社会主义国家中，统治阶级为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打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施行修正主义的统治。